

新力量·对话青年作家 | 栏目

上一期,我们围绕青年写作中的自我与场域,探讨了地域性书写、创作同质化等核心议题。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场,我们对具有新视野、新表达的青年作品,始终保持着最真诚的期待。本期,我们将对话青年作家李木一,在她的文字里,感受她丰饶的文学想象力和对于探索新观念、新表达的创作自觉。对想象力的珍视、对新表达的求索,也正是青年写作最动人的底色。文学的新意,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天马行空和刻意地疏离反叛日常,而是在司空见惯里,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在想象与现实的深刻链接中,定格那些不可复制的瞬间,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表达密码,也正是这些裹挟着现实体验的瞬间,叠加着对生活的反复叩问,层层跌宕、层层沉淀,最终凝聚成作品独一无二的气质。

张语婷:木一你好,我第一次对你的作品有了了解,大约是三年前,我负责省作协的一个长篇小说扶持项目,你申报小说《大明龙州土司》。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一个长达三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会出自一个90后作家之手。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呢?

李木一:我是土生土长的平武人,小时候经常在“深山故宫”报恩寺里玩耍,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回到平武工作后,仿若一种冥冥之中的羁绊在召唤我,令我萌生出写一部和它有关的文学作品的冲动。平武古称龙州,有着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要写报恩寺,必然绕不开平武的土司。最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其实很忐忑,从来没写过历史题材小说,更没写过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华美瑰丽的报恩寺是如何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报恩寺修建的这二十年里,历经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远在京师的朝廷和龙州土司之间又有何联系?带着这些疑问,我先后查阅了相关文献史料。《明史·四川土司》中有记载:“至嘉靖四十四年,宣抚薛兆乾与副使李蕃相仇讦,兆乾率众围执蕃父子,殿杀之。”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史书里没有明确记载,这恰好给了我想象的空间。历史类的小说一旦有瑕疵就很容易出戏,为此我多次请教专家学者,走访王氏土司、薛氏土司的直系后人,对口述史进行考证和整理研究。准备工作花了一年时间,正式动笔是2018年底。因工作原因,直到2020年底完成《大明龙州土司》初稿,此后经过无数次的删减、修改,最终定稿。

张语婷:近两年,你在短篇小说上持续发力,在全国各大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多部作品。读你的小说,让我感叹的是你的想象力。《缪斯女神》《磁暴将至》《寻路人》《1013》《梦境贩卖公司》《关于葵的几种猜想》《时间拜访者》《怪邻》《比永远多一天》等,都以奇幻诡谲的笔触,在一种荒诞不经的故事里,照亮出生活的种种真相。你是如何保持自己源源不断的想象力?或者说你小说创作想象力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李木一:我笔下的每一个荒诞的故事,每一个奇幻的设定,都是我对生活的回应,也是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我希望大家通过我的小说看见那些藏在荒诞背后的真诚、孤独与热爱,看见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或在经历的成长和救赎。想象力就像一粒粒种子,埋在生活这片土壤里,我只是碰巧蹲下身,听见了它破土而出的声音。至于如何保持源源不断的想象力,我的答案是做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新鲜感。不要把那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日常当作理所应当,不要被固有的认知和看法所困住,对每一件小事都充满好奇与追问。举个例子,比如遇见了达尔效应,我不会只觉得太美了,换个角度去想象,云层上会不会正悬停着一艘外星飞船?对世界怀揣新奇与疑问,想象力自然就有蓬勃生长的空间。除此之外,阅读与观察也是拓展想象力不可或缺的方式。成为作家的前提是当好一个杂家,除了文学类书籍,其他门类的书籍也要广泛涉猎,这样才能用更辽阔的视角去看世界。

张语婷:想象力是青年写作鲜活的底色与特征,但脱离现实的想象兴许会沦为空洞的幻象,唯有扎根现实土壤、以思考为纽带,让梦境想象与现实生活同频共振,才能让作品成为介入现实的隐喻,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时间拜访者》正是这样一篇小说,在虚拟的空间里链接起具体的现实问题,让“回到过去”的命题在文学的世界里得到了回应与实现。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的单身父亲,年老后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在女儿的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被一个手持机枪的神秘人闯入,这成为一个不解之谜。通过时间规划局,女儿成为了一名时间拜访者。最后谜底揭开,竟是自己穿越回之前的生活,以弥补那些丢失的亲情与遗憾。你当时是基于何种思考会写下这篇小说的呢?

李木一:在写《时间拜访者》之前,我就想过,没有谁的人生没有遗憾,正是一个个遗憾构筑成了人生的形态。我也曾设想,假如每个人有且只有一次改变过去对某个事件的诉求,那么我会做什么?基于这个问题,

青年写作的破壁之力 现实与想象的链接, 对话李木一



个人简介

李木一,90后,四川平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48届高研班学员,第四届“四川小说家星火计划”入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大明龙州土司》《涪水旧梦》,作品散见《长江文艺》《小说月报·原创版》《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延河》《西部》《鹿鸣》《剑南文学》等文学刊物。

我虚构出了一个时间拜访局。之所以我会选择父女情,是有一件令我记挂至今的事。那年冬天,我在绵阳一中读初一,由于交通不便,一个月才能回一次老家平武,见到父母的机会很少。有一天下晚自习,我意外发现父亲居然站在校门口等我。原来,父亲刚从重庆出差回到绵阳,专门从磁器口买了我爱吃的麻辣小河虾和炸小鱼儿送过来。学校不让带手机,他没法联系我,门卫又不让他进校门,他就一直站在校门口,等到我下晚自习,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我当时心里很难过,因为我平时吃晚饭都去前校门吃,那天阴差阳错地去了后校门吃饭,就这样和父亲错过了。中国人习惯了含蓄,害怕直白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关于父女情的故事,以当作对父亲的弥补,于是便有了这篇小说。

张语婷:“时间”在你的小说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无论是上文提到的《时间拜访者》,还是另一篇《寻路人》,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寻路人》用想象编织出一座时间的环形建筑,如

时间的迷宫,在一种时空的循环中,不断地回望过去。你对小说中的时间是如何理解的?

李木一:我是一个对时间很敏感的人,我笔下那些时间迷宫和时空循环,其实都是在提问,我们该怎样和过去的自己相处?我也曾在深夜里,如《寻路人》中的主人公一样,在时间回廊里徘徊,想伸手挽留住某个人,想修正某一句脱口而出的话,想停在某个阳光刚刚好、笑意在嘴角的瞬间。可小说并不是真实的人生,我之所以书写时间的循环与回溯,不是为了沉溺过去的时光,而是为了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所有回不去的昨天,都可以变成此刻讲述的故事。如果真有一扇门,一推开就可以回到过去,我想我大概不会走进。并非现在在足够好,而是我渐渐懂得,那些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瞬间,恰恰是因不可复得、不可重来才弥足珍贵。正是时间的不可逆性,才让遗憾有了重量。而现在,我可以勇敢地把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没能留住的、没能释怀的,写进时间里,让它们在小说里重生,在文字里永恒。我不再执着于回到具体的某一天某一天,我会坚定地站

在现在,向过去轻轻致意,对那时的自己说一声,别害怕,你走过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费。

张语婷:除了在文本内容方面被赋予的广阔想象力之外,你在叙述上也有自己别出心裁的设计。比如《答案走失在午夜》,由主人公失恋这一事件所引发的三重循环,看似是荒诞的梦境,实则是内心世界的真实投射。在小说的谋篇布局、叙述逻辑等方面,你是如何思考和安排的?

李木一:我个人感觉,小说的结构和文本内容是共生的,就像人的呼吸要跟着心跳走那样。叙述的节奏、结构的排布也必须跟着故事的内核、人物的心境走。《答案走失在午夜》里的三重循环,是主人公内心状态的自然延伸,一种循环式的渐进内耗。人在执念里打转时,时间是环形的,情绪是重复的,每一次醒来都以为是新生,其实只是又一次跌回同一场困境。因此我才想到用三重循环的结构,去贴合这种内心的混沌与拉扯。我一直笃信的一个观点是先立内核,再搭骨架。不要急着去想一个什么样的新奇结构,先沉下心来思考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像盖一座房子,结构是梁柱,内容是砖瓦,节奏则是房子里的风与光。梁柱要稳固,才能撑起整座房子,托住每一块砖瓦。风与光要适宜,才能让房子有温度和光亮,让走进房子里的人感受到舒适与共鸣。我在设计叙述逻辑和小说结构时,最看重的是适配,适配人物的心境,适配故事的内核,适配我想传递给读者的情绪。

张语婷:《缪斯女神》与《寻路人》均围绕写作本身展开探讨,将写作的困境具象化为一场奇幻的冒险,构建了充满隐喻的精神世界。米洛踏入灵感之海的层层考验,“我”困于圆形建筑的四扇门中,实则都是创作者在写作瓶颈中的困境与迷茫;将写作的失败归于外部,将创作的希望寄予虚无。但也也许写作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感馈赠,而是创作者直面自我、剖解本心的艰难旅程,唯有坚守真诚、接纳自我的全部过往,才能抵达写作的本真之境。这是不是来源于你写作过程中的一种困惑与觉醒呢?

李木一:是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写什么,为什么要写,总是写了删,删了写,搞得自己很烦躁,基本上一个短篇小说写个两三千字就写不下去了。我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的反复拉扯中,以为写作就该是灵感喷涌,一旦陷入枯竭,便是自己不够优秀或命运不够眷顾。在《缪斯女神》《寻路人》的写作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写作中的困境与迷茫,其实是一种想太多产生的幻觉,害怕写出的作品发表不出来,害

怕袒露内心的不安,害怕承认自己的不足,忘记了写作的本质是遵从内心。我学着放平心态,接纳自己的脆弱和缺憾,不要想那么多。我想通过《缪斯女神》《寻路人》这两篇小说,告诉自己,也告诉每一个正在经历创作瓶颈的写作者,用不着焦虑,那些迷茫与困境都是创作的必经之路,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每一次落笔便会有新感觉。

张语婷:当前的科幻文学不再是将对科幻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将现实观察与人性思考融入科幻设定,让其成为表达现实的叙事策略。你的《磁暴将至》《1013》小说里,用“地磁暴时空重叠”“外星文明实验”“读心术”等科幻元素映射现实生活。你是怎样看待当下科幻文学的发展?以及谈一谈自己在科幻小说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李木一:如今科幻文学也不再是小众圈层的狂欢,大步迈进大众视野,引发了当下的科幻热潮。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愿意扎根科幻领域,用科幻设定包裹现实温度,让科幻不再只有硬壳的外壳,更有柔软的内核。不少科幻作品跳出了“星际战争”“世界探索”“未来科技”等单一框架,开始聚焦普通人的命运,将现实世界中的困境藏进科幻叙事里,做到了纯文学与科幻文学的有机融合。我读过很多科幻文学,如《弗兰肯斯坦》《隐形人》《1984》《美丽新世界》《你们这些回魂尸》《带上她的眼睛》《三体》等。不可否认,我很喜欢科幻文学,也尝试着写过一些科幻文学。《磁暴将至》《1013》是我对科幻文学的一点探索与尝试。受限于知识层面,我没法追求硬核的科幻设定,只能将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对人性的思考,融入那些奇幻的构想里。科幻元素是手段,不是目的,所谓科幻设定不过是让现实思考有一个更具张力的表达载体。我始终相信,好的科幻文学,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能让读者在幻想中看清现实的真相,在未来的镜子里反思当下的生活,在科幻设定里读懂人性的复杂与柔软。

张语婷:请谈一谈你未来的写作计划。

李木一:未来我会结合自身工作的特点,将文史研究中的积累融入到作品中去,讲好巴蜀大地上的历史文化故事,赋予作品更多的历史哲思。我不愿也不能被固有创作模式所束缚,也会努力打破小说的叙述惯性,走出舒适区。我想把视角更多地对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众群体,去捕捉他们的悲欢离合。同时,我也会继续探索多元素融合,拓宽创作的边界,赋予作品更多的想象力、创造力与实验性,去实现文学更多的可能性。

专题 | 主持人:杨献平

为内心写作,或者说,关注内心的冲突是文学写作要义之一。在诗歌层面,“外向”的写作很多,但关注自我内在及其冲突的写作少之又少。我们总是不愿意把自己最隐秘和最激烈的那部分拿出来“公示”于人。

最近几年,在读杜甫诗歌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一句话:“修辞立其诚”。它出自《周易·乾·文言传》。杜甫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各种窘迫和潦倒,也不以投靠靠友,甚至公开索要救济为耻。这一份勇气和诚实,在自古以来的诗人作家中十分罕见,尽管也有人如他这般的诚实与本真,但做得最彻底,贯穿人生始终的,也许就杜甫一人。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诗歌乃至其他文学创作,诚实和真诚是第一要素,任何的文学艺术创作,之所以打动人,首要的基点就是作家诗人对于万物的真诚,对于同类及它类的诚实,然后才是文学艺术其他方面应当具备的情感态度、认知高度,以及技术能力等等。

具体到邱俊贤的诗歌写作,她是有感情的,真诚的,她在逐渐地打开各种禁忌。她面向内心,一个人,在物质的世界自我穿行,看到的与经受的,虽然都带有命定的色彩,其中的微末之尘、片羽翻飞以及个人情绪,对自我内心明暗光影的捕捉、拆解与组装等,都体现出一种文学的自觉和心灵的自觉。

一座山

这是一个,使你风尘仆仆的腹地
被夕烟与滚滚车轮声所笼罩
你把南方最甜蜜的风,带到它的森林
使它的秋天更加令人动容
你秋海棠般的语言,一样有最耀眼的果粒
峰峦叠嶂,一匹野马正抛开四蹄
你伏在它的背上将身子挺得笔直,你的双腿较劲
它用嘶鸣抵达终年积雪

落日下的矢车菊

黄昏纯净的田野上
我一眼瞥见摇曳着的矢车菊
以我的姿态向我心头袭来
紫色的火焰,灵动的花蕊
好像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而那轮徐徐坠成红豆的落日
为什么在沉沦之前那么磅礴
在矢车菊的花丛里
如同你贴着我,准备与我的香气
一起逗留在无眠的长夜中
那照亮我们的血的东西
并不是光和颜色
有人说,是再不能
把我们从永远的田野上剥离出来
我们已经像消失了一样透明
如晃动的时间,如泥土的浑厚

秋日

哦!这岌岌可危的香甜
我如蝴蝶一般逃匿
余晖之下
我即便真正地飞起来,也无法即日抵达
我只是接近了
芦苇垂下的并越发飘逸的神态
我在古老日暮曾经留下标记的池塘边
跳最后的舞蹈
那些高高挂在枝杈上的浆果
像你一样越来越瘦小
像你一样从天而降
我在它们的阴影间休憩
听你读诗、走路、建造仓库
仿佛永远不会落叶纷飞

走近秋天

我准备好了,你的身体里带来的异乡气息
仿佛打开
一本童话的远古
带着独有的必杀之物
我的思念,经得起空旷
无数次
从原野里迷失
如那些绿色的碎银
我也相信,这些等待上帝原谅的碎银终将会逝去
仿佛此时你伏在黝黑的大地上,挥霍

在取景框中(组诗)

□ 邱俊贤

整个夏天提供的一切
到处都是罹难
而我,活着
只在乎你两侧眉鬓上的霜华
如一颗颗谷穗
在边界上挣扎

门前

父亲的身子终于倾斜成一副松木梯子
但母亲已疾病缠身
苹果树的意义仍停留在结了多少硕大的果子
大黄狗在树荫下睡觉
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打在荨麻草上
天空越集越密的鸟,向着遥远的枪声涌去
小溪途经这里
鱼虾产卵,还没有被野鸭子完全吃掉
古老的陶罐还没有被扔进垃圾桶里
太多太多迎娶的车辆也经过这里
我早就熟视无睹
我一边庆幸自己的存在
一边希望母亲说出她一生最后悔的事

雨水

这里将长出青叶
听我说:雷鸣就要到来
雨水,源自海底、天空
和那个小镇的清晨、旅店、早点摊儿的热气

——雨伞晃动,接下来,是我
用二十三次别离,换你
闪光的晶体
你把黑亮的眼睛送给了鸽子
心跳喂给银鱼
从此,我更迷恋那个小镇
在天水之间交换的词语
鱼群和鸽子,是你即将分离的碎片
像青叶一样
将山川和大地隆起

取景框

水葫芦草安静地浮在你注目过的水面
波纹从这边划过去,被风吹远
扩散在钓鱼人甩出去的长线上
我知道你会惊讶
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此水花比我们当年的笑声还多
被风吹远的还有一只莹白的蝴蝶
悄悄地落在润湿的花朵上

作者简介:邱俊贤,女,河北省唐山市滦州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发表在《诗选刊》《星星》《诗潮》《诗歌月刊》《当代人》《四川文学》《天津文学》《延河》《唐山文学》等文学期刊。